

# 老兵新生

■雷晓宇

## 短笛新韵

在我采访过的十几位抗美援朝老兵中最小的88岁最年长的已是百岁高寿依然身体硬朗,思路清晰仿佛经历了70多年前的那场战争他们的余生都是重新新生

90岁老兵尹华钦1953年曾护送英雄黄继光遗体回到祖国如今,他常常扛着一把剃刀般锃亮的锄头去地里锄草,翻土,施肥他从晒谷坪捧来今年收获的花生放在桌上告诉我,生平第一快慰之事当属从抗美援朝战场返乡后,带领村民在一片荒山种了十万亩树苗眼下,那片荒山已郁郁葱葱

年龄相仿的老兵高怡兴年轻时立下宏愿:要做70年好事并为此义务巡诊53年他这一生,做过的好事难以计数获得的表彰证书高高举起前几年的,他把5万元积蓄作为特殊党费,交纳组织他说只有这样,才不会愧对那些牺牲的战友

1921年出生的老兵杨玉

在一个小时的采访中始终未显丝毫疲态还饶有兴致地表演了一段刺杀操运用时间的幻术,把我们将我们带到烽火连天的年代当我们问起是怎么打赢这场力量悬殊的战争老人的回答如同惊雷“你有你的武器,我有我的办法我有一条命和你拼”

机枪手周述烈是一位质朴的诗人谈起往日战功他用让众人惊讶的谦辞说自己只是做了一点“很小很小的事”就像“针尖上的一滴水放在大海里微不足道”在抗美援朝战场他曾被确定为火线入党对象但因在一场战斗中负伤,回国疗养入党介绍人均已牺牲原始档案散失所以一直没能了却心愿直到去世的前一年他终于迎来自己的入党宣誓仪式才完成平生夙愿至此人生无憾,这滴“针尖上的水”终于汇入了汪洋大海

湖南邵东籍抗美援朝老兵曾志宙把大部分听力留在了上甘岭597.9高地当时,身为指导员的他在那场艰苦卓绝的战役中被震破耳膜

如今,只能通过女儿在耳边喊话才能将来访者的声音传递到尚存一丝听力的右耳而这陡然扩大的音量将他们的日常变得神圣、庄严他的军旅,可用以下数字表述七次负伤,四次评残五大战役,九死一生

杨玉、尹华钦、周述烈曾志宙、高怡兴、王定海郭志云、朱植、唐德仲……让我用劲道的笔法再一次写下他们的名字写下这些灼热的汉字因为这些名字只要聚在一起就会自发形成新的战斗单元因为这个名字随时都可以置换成杨根思、黄继光、邱少云因为这份名单可以无限延长又在不断缩短

他们还清楚记得自己的编制序列军长、师长、团长以及众多战友的名字谈起当年跨过的鸭绿江短兵相接的战场搏杀学过的朝鲜语他们说得最多的仍是惭愧比起那些在战争中牺牲的战友他们活着,已是万幸“没有牺牲在抗美援朝战场实属惭愧”他们回国后的几十年都在坚守战备状态随时准备跨过

漫长的时间与遥远的空间与那些生死与共的兄弟再次相逢

当我问起他们的战斗经历老兵们无一例外都有些迟疑、沉默不是他们健忘而是战争的惨烈程度没有任何一种语言可以准确描述你只有冒着皮肤被语言灼伤耳朵被音节震聋,骨头被文辞击穿直至碎片四处飞溅的风险才能做一名合格的听众才能在地动山摇之中安静地聆听这些战斗史诗

他们的身上,无一不留下战争创伤他们的脸上,却显得云淡风轻眼中尽是历尽沧桑的清澈纯真曾经的硝烟早已散去他们用毕生心血活成了自己的阵地我曾在周述烈的邀请下摸过他头顶的一处凹陷那是弹片留给他的战场功勋时隔那么多年我的指尖依然能清晰感受到这弹魂中脉搏的轻微跳动那是我到过的最小单元也最为惊心动魄的战斗遗址从中传来的信号形成传遍全身的巨大战栗让我久久不能平息像一条天河时刻浇灌着我漫长的一生

# 忘不了《稀世之鸟》

■权万全

周涛幽默睿智,每次聊天都令人愉快,且有所收获。有一次,我们聊起工作上的事。当时,因家庭原因我很想转业,说自己对职务提升与否无所谓,只要对得起职责和良心就行。没想到,周涛突然提高声音说:“大错特错!”他热情鼓励年轻人在军营、在工作上积极进取,同时保持内心豁达。后来细想,我觉得他说得很有道理。

1999年初,原兰州军区召开文艺创作座谈会。此时文化处已并入宣传处,我成了合并后第一任文化科长,同周涛一起参加了会议。我与周涛同住一屋,每天晚饭后,房间总是挤满了人,都是来看望周涛的与会作家。等客人全部离去,早过了就寝时间,我俩便匆匆洗漱上床,躺着聊天。夜深了,一个说:“睡吧!”另一个说:“睡!”于是,熄灯准备睡觉。灯熄了,大脑仍处于兴奋状态,周涛又提起一个话头,摸着黑聊。没过一会儿,他又起身开灯,我俩接着坐在被窝里聊。如此反复几次,每晚都要到凌晨两三点才能入睡。

此次去兰州,我带了两篇自己写的散文,打算送到《西北军事文学》杂志编辑部,试试能否发表。我拿出稿子请周涛指点,他看后说不错,尤其对其中一篇《打苍蝇》很感兴趣,由他推荐给地方报纸副刊。我便将另一篇送交《西北军事文学》杂志。两篇散文都得以发表。

2002年,宣传处提出了多项文化工作年度计划,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是举办

周涛作品研讨朗诵活动。作为副处长,我参与了整个活动的筹划和组织协调。研讨会规格较高,军内外名家云集,特别是著名文化学者余秋雨应邀出席,南北作家相聚,成为边城美谈。最精彩的是作品朗诵会。剧场座无虚席,在优美的音乐伴奏声中,播音艺术家逐一登台,深情朗诵周涛的诗歌和散文作品,给人以美的享受。

后来,我走上宣传处长岗位,与周涛的交往更多,了解也更深。有人说,周涛是一个“狂人”,其实生活中的周涛一点儿都不“狂”。他看上去儒雅平和,总是面带微笑,彬彬有礼。聚会的时候,明明是主宾,但往往不是交流的主角。他会静静地坐在那里抽烟,认真地倾听别人侃侃而谈。你拿一些鸡毛蒜皮、家长里短的话题跟他聊,他也会听得津津有味、乐不可支。如果聊起文学,他则真的可能发“狂”,对自己不认同的观点毫不客气,能一下子把天聊死。

周涛天性乐观,什么时候都是乐呵呵的样子。他似乎从没有不开心的事,也没有情绪不好的时候,更难得看到他抱怨或者发怒。我唯一一次见他吵架,也令人啼笑皆非。那是我调到文化处工作的第二年,有一天,周涛来我办公室聊天,突然听到楼道里有人大喊:“周涛,你在哪儿?”听声音就知道是我们老处长李宝生,喊声中带着浓浓的火药味。我赶紧出去,把李处长接进办公室。原来,因工作上的事,两人在电话里没有谈拢,李

处长专门从家里赶来,要与周涛当面理论。两人唇枪舌剑,比比画画。正当我头上冒汗,不知所措的时候,却见周涛哈哈大笑,接着李处长也笑了。周涛递给李处长一根烟,有说有笑地聊上了。这吵架来得突然,去得更突然,两个年近五旬的人,变脸比小孩子还快。我不知周涛为什么会在吵架中突然大笑,后来想想,他一定是被李处长那满脸怒气的样子给逗乐了。这就是周涛,他的内心是纯净的,不愿与人争高我低,更不会产生过激的负面情绪。

我从部队退休之后,多在老家居住。2019年返回新疆,我邀请周涛等老领导、老战友聚过一次,没想到竟成永别。2023年冬天,我旅居海南,突然接到干休所政委的电话,得知周涛因病离世,深感悲痛。因距离遥远,我只好委托政委代送花圈,并向家人转达问候。未能送周涛最后一程,我总感到非常遗憾。

与周涛交往多年,我敬重他的为人,也喜欢他的作品。他后来出版的书,我大都有收藏,但因工作忙碌,有的读得比较粗略。只有第一次得到的散文集《稀世之鸟》,我不但认真读了,有的篇目还读过多遍,印象非常深刻。可惜,后来因工作调动多次搬家,书不知放到哪里去了。

在周涛逝世一周年之际,我再次想起了《稀世之鸟》,为此又把藏书翻了一遍,还是没有找到。好在,他那些饱含人性之美的作品,永远都在。

## 一瓣心香

“坐上大卡车,戴上大红花,远方的年轻人,到边疆来安家。不敬你香奶茶,不敬你哈密瓜,敬你一杯雪山水,盛满了知心话。来吧来吧,年轻的朋友,亲爱的同志们,我们热情地欢迎你,送给你一束沙枣花……”

最是朴素打动人。每次听到《送你一束沙枣花》动人的旋律,我就会想起14年前到“戈壁明珠”——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八师石河子市时,那个国庆节的晨曦。阳光洒满新疆兵团军垦博物馆老建筑,映照着我第一次来参观的年轻军人的笑脸。

随着时间的流逝,我的第二故乡——“共和国军垦第一城”石河子,已从我生命大河的支流渐渐成为奔腾不息的干流。

14年前,我完成任职培训从内地归来,阴差阳错又回到了国防生毕业分配的地方,从此与石河子结下缘分。

12年前,我借调机关任新闻干事,工作上如鱼得水。一天早上,不苟言笑的主任认真地把我叫到办公室,对推荐我到上级对口业务部门一事,询问我的想法。经过深思熟虑,我以“能力素质不够,继续锻炼”的回复,委婉地回绝了主任……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现在看来,当时的“目光短浅”,让我有了续写缘分的机会。

我一直不明白石河子为什么被称为“诗歌之城”。直到后来,偶尔我也附庸风雅地作出几首打油诗,才渐渐明白,这是这座城市的红色记忆给了我无数灵感。

“我到过许多地方,数这个城市最年轻,它是这样漂亮,令人一见倾心,不是瀚海蜃楼,不是蓬莱仙境,它的一草一木,都是血汗凝成……”这是诗人艾青在诗作《年轻的城》中,对他先后生活了16年的石河子的深情描绘。

“生在井冈山,长在南泥湾。转战数万里,屯垦在天山。”70多年前,王震将军率领部队到达石河子,在玛纳斯河西岸的将军山上,遥指前方荒芜千年的戈壁滩说:“我们就在这里开天辟地,造一座新城留给后世!”新疆兵团军垦博物馆广场前,王震将军的雕像巍然屹立,成为这座城市光彩夺目的地标。

“他驻守新疆17年,一生未曾婚娶,把对党的忠诚熔铸在屯垦戍边的岗位上,把毕生心血献给了兵团……”当我第一次到新疆兵团军垦博物馆,听到讲解员讲述兵团创始人

# 兵团诗情

■冯彦宇

之一、“共和国军垦第一城”总设计师张仲瀚的事迹时,内心久久不能平静。耳畔回响的,是他“雄师十万到天山,且守边关且屯田。塞外江南一样好,何须生还玉门关”的铮铮誓言。从他身上,我体会到军垦先辈对党的无比忠诚、对祖国的无比热爱。他真正做到了一颗红心永向党,党叫干啥就干啥。

是什么魔力,让他们把青春献给了兵团的建设?博物馆的展陈里,我在一首描写军垦战士拓荒的诗中找到了答案:“谁言大漠不荒凉,地窝房,没门窗;一日三餐,玉米间高粱;一阵号声天未晓,寻火种,去烧荒。最难夜夜梦家乡,想爹娘,泪汪汪,遥向天山,默默祝安康。既是此身许塞外,宜红柳,似白杨。”最后一句,一直被身在军旅的我奉为圭臬。

一座城,辉映历史;一种精神,光耀未来。明珠河畔,红色血脉生生不息;将军山下,雄浑的军垦乐章,依然慷慨激昂。



军政团结



周树龙篆刻



登高壮观天地间(中国画)

杨文军作

## 军旅点滴

大约是1992年,我在师机关工作,偶得一部散文集,书名为《稀世之鸟》。封面主色调为白色,装帧简洁朴素。打开一阅,我便被深深地吸引住了。

作品叙事简练,鲜有说教式议论,更多的是作者周涛深邃的内心独白。在他的笔下,万物皆有灵性,沉默的大山、忧郁的河流、深通人性的马,富有正义和悲壮精神的鹰……无不让人对自然产生敬畏,引发对生命和人性的思考。最吸引我的,还是其独特的语言魅力,每一篇都散发着诗一样的美感。

我读书比较粗心,没有研究作者的习惯,故而不知道周涛为何许人。1993年,我被调到新疆军区原政治部文化处工作。我们办公室隔壁是创作室,创作室主任就是《稀世之鸟》的作者周涛。这时,我方知周涛大名鼎鼎,头上有着“新边塞诗人”“军旅作家三剑客”之一等耀眼的光环。

那时我刚过而立之年,是一个正连职干事。周涛名气大,职务高,即使他在办公室,我也不好意思去打扰他。周涛却喜欢来我们办公室,跟我们这些小字辈聊天。他烟瘾大,我也有此不良嗜好,这就拉近了彼此的距离。有时,我们会在腾腾烟雾之中,海阔天空地聊几个小时。

## 国防纪事

“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保和平,卫祖国,就是保家乡……”90多岁的爷爷平时喜欢哼唱《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他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身体一直很硬朗。不知何时,爷爷突然不再哼唱这首战歌,常常低头不语。我们感觉不对劲,便把爷爷送到了医院。经过验血、拍片、会诊,医生给出的诊断是:老人多器官衰竭,时日不多了,建议回家好好养着。

接下来的日子,儿孙们轮流陪在爷爷身边。我们经常看到爷爷抱着一个

# 爷爷珍藏的棉布鞋

■张凤波

包裹自言自语,可谁也听不清他在说什么。包裹里到底是什么宝贝,爷爷不说,我们也不敢问,更不敢拿过来私自打开。

终于有一天,爷爷似回光返照来了精神。他把怀里的包裹一层层打开,原来,里面是一双已经褪色的棉布鞋。爷爷断断续续地给我们讲述了它的来历。

1950年12月初,爷爷所在连队参加长津湖战役。由于美军飞机、大炮轮番轰炸,爷爷所在连队伤亡惨重。只剩下最后3个人时,连长把爷爷叫到身边,从怀里掏出一双新棉布鞋给他:“你要把全连阵亡战友的名字和事迹都记好,回到后方报给团部。这双棉布鞋是我亲手给我做的,我一直没舍得穿,现在送

给你。你要穿上这双棉鞋,保护好双脚,做好战场记录,跑回团部把伤亡名单和战场实况及时汇报!”

说到这里,爷爷已是满脸泪水。他指着这双棉布鞋,缓缓地说:“你们可知12月的战场零下30多摄氏度,这双棉布鞋不仅能保护脚,还能保命啊。连长把它交给我,就是把命交给了我。”爷爷没有辜负连长牺牲前的重托,战斗结束后,他以最快的速度把记录全连官兵伤亡名单和战况的日记本送回了团部。不过,爷爷一直舍不得穿连长送给他的棉布鞋,而是作为珍贵的礼物收藏起来。战争结束后,爷爷带着这双棉布鞋回到了家乡。

身处和平岁月,爷爷常常思念抗美援朝战场上牺牲的战友。一朝当兵,终生是兵,军人的责任什么时候也不能忘。他请继担任村里的民兵连长,负责全村安全保卫和国防教育工作。当时,爷爷抓民兵队伍建设相当有经验,是全县的民兵连长标杆。

爷爷说话的声音越来越小。他最后嘱咐我们,要保存好这双有特殊意义的棉布鞋,记住战争的残酷、和平的珍贵,好好生活,好好爱国,听从国家召唤……

办完爷爷的丧事,全家开了一个家庭会议,一致同意这双棉布鞋由我保管,还定下家规:无论男女女孩,只要符合条件,都要报名参军;支持国防建设,谁都不能含糊。